

鴛 鴛 蝴 蝶 圓 功 名

成 舍 我 與 小 說 家 張 恨 水

● 王 健

「春明外史」捧紅張氏

民國六十一年夏，暑假期中長日無聊，世界新專校長、老報人成舍老找我去閒談，談得最多最傳奇的人物是張恨水。

廿多年前台北電影演過「京華煙雲」和「故都春夢」，有一個光頭講山東話的張大帥，所有情節都是抄襲張恨水的「啼笑因緣」。張大帥就是搶大鼓妞「沈鳳喜」的「劉將軍」。張恨水人在大陸，當時政府規定一定要改頭換面才能放映，張恨水才無人提起，否則又會大紅大紫一陣呢！但張恨水怎會在民國十四年起紅極一時，實在得力於成舍老。這些故事由舍老口中娓娓道來，分外活靈活現。

成舍我是湖南湘鄉人，從小隨家人到了安徽安慶，平時談話中，尾音有懷寧口音，他少年朋友多半是安徽人，張恨水是安徽人，又在北京「益世報」工作過，雙雙詩酒留連變成好友。

民國十四年四月，總編輯成舍我離開「益世報」，自創「世界晚報」，成舍我請張恨水在晚報主編一版副刊、並講定寫一篇連載小說，副刊題名叫「夜光」，小說取名「春明外史」。

這「春明外史」自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北京「世界晚報」連載，作者是張恨水。取名張恨水的意義乃是李後主詞中「人生長恨水長東」；其實他本名是張心遠，安徽潛山人，這部「春明外史」是寫民國二十年代北京各階層的人士，他是沿用舊小說的章法，用白話文來敘述，每一章的回目都非常新款別緻，可以看出他對舊詩詞的造詣，這部「春明外史」取名「春明」二字，因為張恨水很窮，住在北京和平門外余家胡同，這條街有兩個會館，一所是泉都會館，住的是福建和台灣在京求學人仕，如在北大攻讀的台籍人仕洪炎秋、蘇薌雨、張我軍等人，另外是安徽會館，因為皖系當道多年，所以會館很大，免費住了很多安徽同鄉，由和平門到宣武門不

遠，那裡有一所比較新潮的「春明女中」，過去北京大戶人家的女孩子讀書較遲，到了中學時有的是十七八歲，正是綺年玉貌、荳蔻年華的妙齡，而且一般都是大戶人家或是權貴子女，自然有一些羅曼史發生，市井傳聞就到了張恨水的耳中，於是就寫入「春明外史」之內了，寫各種階層的生活面。張恨水和成舍我現身說法也入了小說中，有一個人叫舒九城是成舍我，楊杏圓就是張恨水，兩個人在公園水邊聯句就是夫子自述！

這小說中的人物都有所指，當時的「老北京」們，都不難可以索引而呼之欲出的，當時政局是變幻莫測，時而叛「直」、時而合「吳」、時而討「馮」、時而「大元帥」歸天、「張大帥」兵敗冀東，中間多少政客以「縱橫俾闖」、「翻雲覆雨」的手段以影響時局，在當時報紙不敢登，那麼祇好求其次，多花一個「銅元」，買一份「晚報」，看看這雅俗共賞的小說，可以知道其中的事實真相，作為茶餘酒後聊天的依據，當時北京報上副刊中連載小說很多，沒有再比「春明外史」那麼叫座的，因為它是「內幕新聞」！

春明外史連載五年

張恨水在世界晚報中副刊所刊的「春明外史」，由民國十四年到十八年，故事情節隨著政潮而轉變，十五年以後奉軍得勢，在春明外史中的「韓幼樓」，就是「張學良」，其中短短一段，很恭維了「張學良」，但是沒有覺得肉麻，所以張恨水寫這一類的小说，的確有他的一套！

第卅二回

……他們正從華洋飯店出來的時候，恰好有一輛特別加大的汽車漆著瓦灰色的車蓬，亮晶晶地一枝箭似的，不聲不響開到面前，安安穩穩的停住了，何劍塵回首一看楊杏圓（張恨水），不覺讚了一句道：「好汽車」，車前面跳出一個穿軍服掛盒子炮的人，將車門一開，車裡走出一個廿多歲的青年，這人圓圓的面孔，穿著一套新式的獵裝、笑嘻嘻的就跳下車來，走進華洋飯店，當他和何劍塵挨身而過的時候，忽然站住了，左手取下頭上的帽子，右手卻和何劍塵握手，笑著說道：「久違！」……

以下就介紹韓幼樓到舞廳受人包圍的情形，由卅二回到卅三回，一共有二千字左右，雖然是這麼一小段，表現出張學良有修養，有家教，在社交場合知道分寸，把張學良側面一捧，張學良於是對張恨水很有好感，這部小說因為是時事小說，事局發展到那裡就寫到那裡，所以在「世界晚報」每天一千多字，到了民國十八年元月廿四日結束，因為「北京」已改為「北平」，政治風尚已到了南京，故事不結束也不行了，一共刊登了五十七個月，張恨水由二十九歲寫到卅四歲，他本人有舊文人的習氣，吃喝嫖賭樣樣都有一點，有多少段「春明外史」是在八大胡同「小班」中所寫，更有的在牌桌上完成的，所以講不得什麼章法！更不要說有什麼目的了！可以說是「興之所致」、「涉筆成趣」！

代表之作金粉世家

張恨水真正寫小說，他成為民國廿年代小說家，代表作一部是「金粉世家」，另一部是「啼笑因緣」。

「金粉世家」是以小說家寫小說、精心布局，還是在「世界晚報」發表，這部書以張恨水的「新聞鼻」得知若干個「總理級」家

中的隱私，他採取「紅樓」的寫法，運用北京話，把幾家故事揉在一起，小說一開始是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，道出這豪門的盛衰，這小說是寫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，暴露出北洋派中官僚如何驕奢淫逸、鉤心鬥角，他們家庭中的醉生夢死、糜爛墮落，這故事是有準備的寫作，看是誰都像，誰都不像，大官都覺得寫自己，揭發了個人的隱私，其實是張恨水在新聞界混久了，新聞界朋友多，日常閒談，許多豪門生活變成他筆下的資料和趣事。

寫金粉世家的金總理有幾個兒子，每人各有愛好，性格也有所不同，當時在北平許多老太太們，雖然不認識字，但在帝都下生活了幾十年有她們一定的政治水平，這些老太太們變成金粉世家忠實讀者後，由一位學生每天念給老太太聽，回頭老太太還會七嘴八舌的討論，於是變成世界晚報的支柱，這部金粉世家寫了九十多萬字，再版了多次。張恨水的好友，也是成舍老的老夥伴名記者張友鸞曾有一個設想，他和成舍老說起，成舍老也同意這個見解：「金粉世家」如果不是章回小說，而用現代語法，也就是有文藝腔調，它就是巴金的「家」，要是寫成戲劇，它就是曹禺的「雷雨」！

「啼笑因緣」曲折離奇

張恨水真正登上小說家的王座是「啼笑因緣」，成舍老笑著和我聊這段故事時，還說：「大概一兩天講不完，可能要多幾天，不是我賣「關子」，事實就是如此！這個故事大概是由張恨水的個性說起！」

十年故都的生活，張恨水深深受到感染，變成一個老北京人，除了聽戲，還看大鼓，那時下午副刊編完了，常約張友鸞去四海陞平茶園裡聽高翠蘭的「大鼓」，當時高翠蘭的大鼓很叫座，可以稱是「色藝雙絕」！趕巧那天張友鸞沒去，兩三天後，張恨水表示，「再也聽不成高翠蘭的大鼓了，因為他被一個姓田的旅長給搶走了！」因為當時藝人在社會上沒有身分地位，女藝人更沒有地位，好像日本的「藝妓」差不多，所以新聞界朋友雖然義憤膺胸，但張恨水卻說風涼話：「如果高翠蘭確實不願意，田旅長何致於敢下手，一定有些地方田旅長會叫高翠蘭很滿意的！」過了沒多久，新聞界朋友在照像館弄到一張田高的結婚照，高翠蘭喜笑顏開，容光煥發，後來又來一打聽，高翠蘭早就對田旅長有意思，高翠蘭的父母以女兒是「搖錢樹」，人搶去以後，高家二老並不要「人」，而是要高翠蘭的身價，來個「漫天要價」，雙方無法完成協議，高父一個狀子告到法院，那時司法還算公正，與軍法共同「會審」，判決強迫女子成婚，田旅長處有期徒刑一年，高翠蘭交付父母領回，高翠蘭仍然去唱大鼓，這時顯得非常憔悴，再也沒有以前的風采，不久被人量珠聘去！

這段故事對張恨水影響很大，藉這個線索，刻劃軍閥的橫行，尤其是奉系軍人囂張跋扈，他用一個男主角樊家樹，唱大鼓的沈鳳喜，兩人相貌相似的何麗娜，有武功的關秀姑，再加上橫行有權的劉將軍，地點是北京的天橋，再加上北海、天壇等名勝作背景，來一個四角戀愛，傳奇故事本來就引人好奇，故事越曲折就覺得越有意思，張恨水是習慣用毛邊紙毛筆草書。民國十八年，上海「新聞報」副刊叫「快活林」主編嚴獨鶴到北京來玩，當時世界晚報正刊登「金粉世家」，知道張恨水在北京受歡迎的程度，就約請張恨水給新聞報寫一部長篇小說，張恨水最先寫「春明外史」每千字是兩元，後來到了民國十八年寫「金粉世家」漲到一千字五元，已經是「天價」，張恨水請張友鸞轉告嚴獨鶴，這部長篇小說每千字廿元，版權還歸作者，嚴獨鶴覺得價錢太高，但還是點頭了，稿子第一

部分寄出後，因為字體非常潦草，並未得到十分重視，擱置了五個月，才開始刊載，這一炮大紅起來，「新聞報」是以新聞為主，小說可以說是聊備一格，但是連載了「啼笑因緣」以後，銷量猛增，許多廣告客戶要求放在靠近「啼笑因緣」附近，張恨水變成上海新聞報的偶像，「新聞報」這小說地位，被張恨水獨家經營了！

連載期間，上海市民平時談話就以「啼笑因緣」作為素材，預測他們將來的結局，有許多平時不看報的，為了這個小說也訂起報來。

張恨水為了描寫天橋中的事蹟，關壽峰、沈三弦的一般生活體驗，他自己去觀察，所以才會寫出有血有淚的故事，上海讀者喜歡武俠，於是有了關氏父女，雖然故事是虛構，但是曲折複雜，人物個性呼之欲出，不能不承認張恨水這支健筆的高明！

題外故事精采有加

因為「啼笑因緣」，成舍老笑著和我說，一個人運氣來了，什麼都擋不著，張恨水的名氣有多大！就是這部「啼笑因緣」！變成朝野都知道的人物！

民國廿年初，奉軍張少帥自奉軍入關，擁有七省的實力，比中央的地盤還大，可以說對政府是舉足輕重，這時張恨水經濟狀況大有改善，已由安徽會館搬到宣武門內未英胡同。

有一天來了一位穿軍裝的副官，拿著張學良的名片要見張恨水，並很客氣請張恨水到東北奉天張少帥府去一趟，張恨水嚇慌了，以為「啼笑因緣」中出了事，書中「劉將軍」就是諷刺「張作霖」，這次去奉天，可能是凶多吉少，和家人訣別，萬一出事，舉家南遷，作為後事的交代。張恨水仗著膽子到了奉天，當天張學良為張恨水洗塵，席間問「啼笑因緣」創作經過，張恨水說沈鳳喜實有所據，劉將軍是虛構，是一位軍閥的共同性，張學良是個非常開明的人，聽了張恨水的話，一笑置之，次日並約請了奉天文藝界和新聞界許多朋友見面，臨行還送了五仟大洋的川資和一些土產，於是張學良和張恨水變成了朋友，聽說「啼笑因緣」是于鳳至看完後介紹給張學良的！

周樹人（魯迅）在中共大捧之下是「中國的高爾基」，魯迅的母親周老太太就愛看張恨水的小說，有時周老太太和魯迅說：「整天寫這寫那，為什麼不寫一部張恨水那樣的小說給我看看！」弄得魯迅哭笑不得！

民國十九年在啼笑因緣未登完，「新聞報」的三位編輯腦筋動得快，成立「三友書社」，優先取得出版單行本的權益，書出版了，第一版一萬冊，一個星期賣完要求補書，這時上海廣播電台的蘇州彈詞也唱起「啼笑因緣」，明星影片公司和大華電影公司一個是在張恨水處取得「攝影專有權」，另一家公司在「三友書社」取得，於是「明星」公司的老闆張石川和「大華」公司的老闆顧無為打起官司，雙造戲已將近完成，最後由杜月笙來調停，大華停拍，明星公司賠款對方十萬元，這件新聞，當時報紙記得很詳細，變成小說最好的宣傳！

成舍老對我分析說：一部小說，叫社會如此狂熱，可以說以前沒有，以後也不可能再有！首先這小說是市井小民所說的北京話，沒有一點文藝腔、西洋味！這故事有「人情味」、有「傳奇性」，當時南北交通不便，這小說可以臥遊「北京」，介紹「北京」五方

雜處的「天橋」，所以後來南方人到北京，一定逛天壇、逛天橋，就是這部小說的影響！還有北京人說「吃冬瓜湯」代表作媒，這也變成上海的俗諺。

啼笑因緣的結局是樊家樹和何麗娜在西山，關秀姑走了，好像似斷非斷，釣讀者們的胃口，於是新聞報又千拜託萬拜託請張恨水寫「啼笑因緣」續集，自然稿費是從優了，一千字到達五十元，寫到九一八事變，張恨水筆調一轉，俠女關秀姑北上抗日成仁，從此就絕筆了！

山河變色風格大轉

成舍老感嘆的說：張恨水是愛國的，「九一八事變」，他看到山河破碎，國土淪亡，他自己出版「彎弓集」，他的詩是這樣寫的：

含笑辭家上馬呼，
者番不負好頭顱。

一腔熱血沙場灑，

要洗關東萬里圖！

背上刀鋒有血痕，

更衣裹劍出營門，

書生頓首高聲喚，

此是中華大國魂！

笑向菱花試戰袍，

女兒志比泰山高，

卻嫌脂粉污顏色，

不佩鳴鶯佩寶刀！

這段時間張恨水不再寫卿卿我我的故事，此刻創作了「游擊隊」、「風雪之夜」、「前線的安徽」、「鼓角聲中」、「東北四連長」，大量抗日宣傳小說，到了民國廿四年底，冀東政府殷汝耕漢奸迫害北平文化界人仕，張恨水上了黑名單，他萬般無奈的離開了第二故鄉北平，臨行時無限憤慨的吟出：

十年豪放居河朔，

一夕流離散舊家！

這段前期成舍老和張恨水的故事到此打住了！

成舍老對張恨水瞭解太多了，我們以後再往下介紹！